



英國國民內閣改組後的動向

儲玉坤

一 一九三五年英國總選的前後

104419

英國上屆議會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間選出的，根據一九一一年議會法案（Parliament Act of 1911）的規定，如沒有特殊的問題發生，則應於一九三六年十月舉行總選，祇多提早一些，在今年春天舉行總選。或許在意阿戰爭將演化為英意衝突，使英帝國感到其生命線將有被墨索里尼的寶刀割斷的時候，說英國又遇見了嚴重的難關，也未始不可。國民內閣藉此時機舉行總選，徵求民意的所在，似無可非議的地方。但是國民內閣的外交政策，反對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擁護國聯，維持集體安全，主張對侵略國予以經濟的制裁，在英國不論屬於那一黨派的人民，都一致同意贊成，去年七月間舉行的「和平投票」（Peace Ballot）已足以表示英國人民一致擁護國民內閣的外交政策，只要國民內閣能遵照着她的政策幹下去，在人民方面是決無問題的，就是議會中的反對黨，也一致贊同國民內閣的外交政策，所不滿意

的，不過是抨擊國民內閣過去的外交的失敗，如軍縮會議的流產，是由於前外相西門處置欠妥，以致使德國退出國聯不參加軍縮會議，而回去片面廢棄和約中的軍事條款，而把整個的歐洲陷於危機四伏的境地，意大利的侵略阿比西尼亞，一方面由於德國的重整軍備而促成，另一方面由於英政府對於日本的侵略中國未予以制裁所招致。所以從大體上看來，沒有提前舉行總選的必要，而且依照向來各政黨鬭爭的習慣，政府黨固然可把改選的日子，提早一年半舉行，但是政府黨決定總選的日子，要在最有利於反對黨的時候，這也是向來黨爭的一大原則。而一九三五年的總選，政府黨不僅未能遵守此原則，而毅然決然於選民的視線完全集中在日內瓦，最不利於反對黨的時候舉行總選，不能不說政府黨善用機會了。當改選的日子正式發表，雖經各反對黨的領袖相繼反對，但是改選日期的決定權，操在國民內閣的手裏，這有什麼辦法呢？於是議會在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宣布解散，十一月十四日定為總選之期。

議會既於十月二十五日宣告解散後，在朝在野的各政黨，便開始作競選的準備，當時六百十五名新議員的產生，除了四十名由各政黨個別決定，而不受各政黨競選的影響者外，餘五百七十五議席，都任各政黨去競爭，而由選民作最後的決定。各政黨提出的候選人數目列表如下：

保守黨	五一一名
自由國民黨	四四名
國民工黨	一九名
其他（國民黨超然黨）	一一一名
政府黨	共五八五名
工黨	五五二名
自由黨	一五四名
獨立工黨	一六名
其他（獨立自由黨自由黨共產黨）	三八名
反對黨	共七六〇名

（見 The Shanghai Times, Nov. 15, 1935）

接着便是各政黨競選的活動，各宣傳各的政綱，各鼓吹各的主張，保守黨以外交政策為主眼，而工黨則以內政問題為中心，所以競選時各政黨所爭論的問題，不外乎戰爭？和平？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問題。關於前者，因為英國人民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人人都愛好和平，憎惡戰爭，就是工黨在原則上也像二黨一樣主張和平，不過要達到和平永久維持的目的所採取的政策不同。保守黨的外交政策，是在集體安全的國聯系統，維持世界的集體和平，不過集體和平的維持，

要由世界各國共同負責。即對於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問題，英國應極力擁護國聯，對意施行經濟的制裁，由國聯會員國一致行動，共同維持世界的和平。如果各國的步調不能一致，英國決不單獨行動，引起英意在地中海的爭霸戰；在國防政策上，保守黨認為英國的國防，因為現代空軍的發展，成為作戰中重要的武器，已不足以保全英帝國的安全，同時為維持英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領導權起見，不得不擴張軍備鞏固英帝國的防務。但是工黨呢，無疑的，一直是以軍縮和平為其政策的骨幹，不過工黨的和平政策與保守黨的大相逕庭，工黨認為戰爭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的產物，如要避免戰爭，永久維持着和平，就非推翻現行的制度不可；前工黨領袖藍斯堡（George Lansbury）也認為要維持世界和平，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世界各國立即作普遍的軍縮，因為一國擴張軍備，本國的安全雖多一重保障，但在另一國就感到自己安全的威脅，便不得不也跟着擴張軍備，因此形成了劇烈的軍備戰，軍備戰一旦到白熱化，戰爭就不可避免了，前次歐洲大戰就是軍備戰白熱化的結果。其次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論，很明顯的工黨是主張社會主義，而保守黨是主張資本主義的，自由黨以資本主義為骨幹，但也承認現行資本主義有許多缺陷，需要合理的修正。近年來因為社會經濟的惡化，使保守黨也相信資本主義有加以改良的必要。更由國外事實的啓示，工黨因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成功，對於採取社會政策的信念益堅，以社會主義向選民宣傳，要獲得一般勞苦大眾的

信任也較容易。而保守黨與自由黨因美國以資本主義的國家實行新政 (New Deal) 以來，政績昭著，使他們更有步美國新政的後塵的可能，以挽回日暮途窮的資本主義的厄運。

在競選時，政府黨以為在國際有利於己的時候舉行總選，獲得勝利有萬分的把握，工黨雖然也非常活躍，企圖恢復一九二九的情勢，但是由於內訌不已，領袖去職的去職，逝世的逝世，尤其在這種嚴重的時局下，工黨無法使選民的視線由日內瓦移到內政問題上來，因此在選前就知道工黨能夠勝利必是僥倖。總選及期舉行，選民投票的結果，大致不出一般人所料，出乎人意之外的也不一而足，茲將開票的結果錄如下：

黨別	議席	票數
保守黨	三八三	一八、四六五、七七八
自由國民黨	三二	八四九、〇三四
國民工黨	八	三五三、〇六一
國民黨	二	六四、五〇八
超然黨	二	五九、八八七
政府黨	共四二七	共一九、七九一、二六八
丁黨	一五四	八、二六八、五九五
自由黨	一七	一、三四五、四二〇
獨立工黨	四	一三九、五七七
獨立自由黨	四	一一九、四三七
獨立黨	三	六五、一五〇
共產黨		二七、一二六
反對黨	共一八三	共九、九六五、三〇五

(見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Nov. 18, 1935)

由上表的揭示，政府黨竟獲得空前的勝利，國民內閣得保無恙，更足以表示國民內閣所施行的一切方針和政策，都能合人民的意志與要求。以同一政府（一九三一年八月以後的麥唐納內閣與一九三五年六月改組後的鮑爾溫內閣，同稱為國民政府）接連兩次總選繼續取得大多數選民的擁護，在英國政黨史上實為少有。而且此次總選參加投票的選民，比較一九三一年總選增加一百五十萬人，不過這些選民既不屬於任何一政黨，他們的政見又往往游離不定，投票工黨或保守黨的選民，並非真正擁護工黨或贊成保守黨，而其用意僅在投票工黨使保守黨少得一票而已。這種消極的投票 (Negative Voting) 實為現代選舉制度的一大缺陷。

次之，從政府黨各方面觀察：有三點特別惹人注意的，第一保守黨所獲得的票數，比一九三一年總選減少一百五十萬票，但實際上所失落的議席僅八十七票，猶不算多。因此僅保守黨一黨已獲得三百八十三席，較過半數議席而有多，而自由國民黨與國民工黨，則仍處於保守黨的附庸的地位，所以英國內閣的局面，名義上雖然仍稱為國民內閣，舉國一致的混合內閣，但實際上與保守黨內閣有何不同的地方？第二是西門派的自由國民黨，在選前大家憂慮西門有落選的可能，但總選的結果，在選民方面所得的票數，與在議會中所得的議席，與一九三一年的總選，未有顯著的變化。第三是國民工黨領袖麥唐納父子的慘敗，麥氏本是工黨的領袖，曾以此資格兩次出來組織內閣，他所主張的社

會主義雖然是黃色的，但是他從未公開宣佈他已離開了社會主義的立場，只是在一九三一年對於首相一職戀戀不捨，竟公然投降保守黨，名爲國民內閣的首相，實無異於保守黨的傀儡，一切施政方針，都取決於保守黨領袖鮑爾溫，結果爲全國人民所不滿，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國民內閣局部改組，由鮑爾溫親自出馬，爲國民內閣的首相，而麥氏仍甘心仰鮑氏的鼻息，退居爲樞密大臣（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這次舉行總選，他站在國民內閣的陣地裏到西漢區（Seaham）競選，在事前活動，就遭到選民百般侮辱，小孩子在街道上高叫着「打倒麥唐納」，麥氏垂頭喪氣地回到倫敦，不待到競選結果的揭曉，他就知道自己已經失敗了，表示不願再談競選事。開票的結果，竟以一七、八八二票，對辛威爾（Shinwell）三六、三八〇票而落選。事後雖有人願意把議員的資格讓給他，鮑爾溫也設法補救，國民內閣改組時，麥氏仍留任，但是無論如何麥氏的政治生涯行將告終了。

再從反對黨方面加以分析，也得三要點：一是工黨勢力的擡頭，這次工黨活動的結果，所獲得的票數與一九二九年五月的總選相差無幾，但是英國議員選舉法並非採取比例代表制，所以議席與一九二九年較，少去了一半，但是與一九三一年較，卻增加了一百多席。今後在議會中，因爲工黨議席的增加，反對的勢力也就較前雄厚了，這是失敗中的成功。次之是薩繆爾（Sir Herbert Samuel）派自由黨的沒落，所獲得的票數雖和以前不相上下，但議席由三十三席銳減爲十七席，同時

薩氏本人居然在蘭開夏（Lancashire）之達爾文區（Darwen）爲保守黨候選人羅塞爾（Mr. S. Russell）以一、一五七票之多數戰勝。自由黨候選人的落選，正足以表示英國社會上，中間階級的沒落。今後代表中等階級的利益的政黨，因失其立黨的依據，決無復興的希望。最後共產黨格拉首（Mr. W. Gallacher）的當選爲議員，差不多最近十餘年來，英國議會裏，從未有過共產黨的議員，而此次格拉首氏的當選，說不定是英國共產黨行將擡頭的預兆。

二 保守黨獲得勝利的原因何在

總選固然是政黨表現其能力的最好機會，但這次保守黨獲得絕大的勝利，是否能代表保守黨的實力，卻成了問題。無論如何這次保守黨的奪得錦標，決非完全由於保守黨陣容的嚴正，必有其別的因素在。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載，這次保守黨獲得的勝利，係出於首相鮑爾溫個人的關係，所以竟可說是鮑氏的個人的勝利。而路易喬治（Lloyd George）卻說「阿比西尼亞問題把鮑爾溫政府救活了。」工黨的機關報 Daily Herald 也譏諷鮑爾溫，說他的勝利是墨索里尼之賜，要謝謝墨索里尼！所以保守黨獲得勝利的原因何在，確是一個饒於趣味的問題，茲將其原因數點略述如下：

第一是這次總選時的國際環境有利於政府黨。我們知道國民內閣是在英國經濟恐慌開端的一九三一年組成的，它的組成舉國一致

的內閣，是企圖渡過這個嚴重的經濟的國難的。四五年國民內閣的政績如何？保守黨也常以復興繁榮來誇耀於人，說英國經濟已呈回復之徵。國家財政不僅沒有了赤字，而且每年都有盈餘，失業工人的減少，貧民窟的掃除，這都是國民內閣引以為自誇的政績。但是按之實際，蕭條區 (Depression Area) 依舊哭喪着臉，毫無復興繁榮的希望；失業工人雖已減少，但還有二百萬的勞苦大眾，在那失業的街頭呼饑號寒，所謂暫時的景氣，還不是表面的？海外的市場不開拓，復興的前途依舊難於樂觀的。而在這時，保守黨要把大批的巨款，不用在救濟失業、復興工業上，而要化費在擴張軍備上，一望而知決不為一般選民所同情。但是在意阿戰爭將演化為英意戰，英帝國的生命線被切斷的當兒，選民由於愛國心的驅使，他們的視線不得不從內政問題移到外交政策上來，贊成政府的國聯政策，同意政府的擴張軍備，而以內政問題為其競選主要政綱的工黨，反而居於不利的地位。

我們再依照牟爾 (Ramsay Muir) 在十九世紀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發表的政黨的平衡 (Balance of Parties) 一文中，分析最近五次總選各政黨勢力的興衰。自從一九二二年的戰時聯立內閣解體後，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的總選前，已經舉行過五次總選，其中有三次——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八年——是常態的，而其他二次——一九二四年，一九三一年——不是常態的。一九二四年的舉行總選，是在辛諾維夫函件 (Zinoviev Letters) 發覺之後，

一九三一年總選是在嚴重的經濟恐慌的怒潮裏舉行的。我們很容易發見有一奇異的差別，就是在常態下舉行總選之後，都跟着一個短命的議會，而在非常時期舉行總選之後，都是有着較長久的議會，而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三一年的二次總選，都是保守黨獲得空前的勝利。依據牟爾製成的百分比，一九二四年總選，保守黨獲得的票數，為全體選民的百分之四十七，在議會中所佔的議席竟達全體的百分之六十七。一九三一年在經濟恐慌下舉行總選，保守黨獲得的票數，雖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九，而在議會裏所佔的議席卻當全體的百分之七十六。如果這個公例，凡在危急的時候舉行總選，都有利於保守黨，可以推廣應用，的話，那末這次國民內閣提前提在國際危機日深的當兒舉行總選，勝利之屬於保守黨是毫無疑問的。而且英國政黨史上也有過這種利用國際環境而獲得的事，就是一九〇〇年九月首相薩立斯伯利 (Lord Salisbury) 因為那時英國戰勝南非諸共和國，便乘戰勝的令名，不待議會任期的屆滿，就宣告議會解散，進行總選，以取得選民的擁護政府，而增加保守黨（政府黨）在議會中之議席。所以政府利用人民對於意阿衝突表示擁護政府的心理，而乘機舉行總選，以求多數擁護政府的新議會產生，實為這次總選保守黨獲得勝利的主因。

次之，一方面，工黨內部的分化，而另一面保守黨的陣容格外嚴密。工黨雖為反對黨陣營中的中堅份子，在過去曾兩次出來組織內閣，掌握英國的政權，第一次在一九二三年，因受了自由黨的牽制，未能貫徹

工黨所標榜的社會政策，致遭選民大失所望，受到全國的抨擊，一九二四年舉行總選，工黨的名譽掃地，競選的結果一敗塗地。到了一九二九年工黨的勢力恢復，不幸一九三一年世界經濟恐慌的怒潮波及英國，給反對黨攻擊工黨內閣的藉口，謂英國經濟恐慌爲工黨所引起，於是一九三一年總選，一方面工黨的議席銳減，他方面工黨領袖麥唐納又高唱着不知有黨但知有國的調子，分道揚鑣而去，保守黨自由黨組織成舉國一致的國民內閣，以對付英國的經濟國難。無疑的，黨魁的脫黨給工黨以莫大的打擊。不過英國社會在急劇的變動中，使工黨容易得到恢復的機會，同時工黨也看到過去的失敗，於是深謀遠慮，擬定了許多具體且合實用的計劃，爲勞苦大衆謀幸福，到選舉時向選民宣傳，當然更容易獲得選民的擁護。如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的補缺選舉（By-Election）及一九三四年倫敦市議會選舉，所有勝利都屬於工黨。這次總選工黨提出和平、軍縮與社會主義相號召，本可恢復到一九二九年的勢力，但是一般選民的視線，都集中在日內瓦內政問題引起不起人民的注意，再加以對意制裁問題，引起黨魁藍斯堡、克利浦斯（Mr. Cripps）的辭職，工黨領袖的前輩漢得森（Henderson）、龐森貝（Lord Ponsonby）相繼逝世，而現任工黨領袖阿脫利（Mr. Attlee）不論在那一方面，都不及以前的工黨領袖，所以工黨這次競選的失敗，是由於內部的分化與缺乏優秀的領袖人才。工黨的失敗當然就是保守黨的成功。因爲在目前的英國在事實上已回復到兩黨制的時代。但

在保守黨的本身呢？無疑的，在今日的英國爲最有力量的政黨，自一九二四年以至現今，可說是保守黨的黃金時代，一般思想較穩健而願在政界活動的青年，差不多一致要投身於保守黨的旗幟之下。雖然在以前保守黨也走上了軋轢分化的略徑，暗中有左中右的分野，如極端右傾的頑固派（Die-hards）在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領導之下，反對國民政府的印度法案（India Bill），幾將因此而保守黨脫離獨樹一幟。次之是鮑爾溫領導下的中間派（Middle-of-Roads）爲保守黨的中堅，國民內閣的臺柱，他們死心塌地的愛戴黨魁鮑爾溫，保守黨的左翼青年派（Young Conservatives），他們的思想比較前進，主張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但在總選前，三派確能團結一致，因爲印度法案的爭論已時過景遷，邱吉爾不再反對國民內閣並有願意加入國民內閣的表示。青年派因勢力單薄，當然無法與鮑氏作對。所以在總選前的保守黨是一個健全的政黨。這次總選保守黨的勝利，其內部的團結一致，也不失爲其主因之一。

第三是自由黨的沒落，促成保守黨的勝利。在今日的英國社會，只有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對立，已失去了自由黨立黨的依據，因此自由黨已不再居於舉足輕重（Dark Horse）的地位。內部現分裂爲符合喬治的家庭黨，西門的自由國民黨與薩繆爾的自由黨三派，這次總選所提出的候選人數都很少，這對於保守黨只有利而無害，過去因爲反對工黨而投票自由黨的，都轉入保守黨的懷裏去了。

最後是這次總選投票，參加投票的選民，雖比一九三一年增加一百五十萬人，而這些選民既不屬於任何一黨，他們的政見又往往游離不定，而投票的結果，保守黨都佔多數。關於投票人的性別，女性竟超過男性一百七十五萬人，不論從那方面觀察，女性往往較男性為保守，對於保守黨也只有利而無一害。

三 總選後內閣的改組及其動向

政府黨既已獲得空前的勝利，國民政府的基礎當然益形鞏固，在總選中麥唐納父子及陸軍大臣哈立法克司（Lord Halifax）均落選，航空大臣李斯特（Sir Philip Conliffe-Lister）海軍大臣孟塞爾（Sir Bolton Eyles-Moncell）行將告退，國民內閣勢必改組，同時邱吉爾再入內閣長海軍大臣，不管部閣員艾登改任陸軍大臣的消息，盛傳一時，不過國民內閣自一九三五年六月改組以來，面目一新，陣地的堅固已非昔日可比。所以即使有局部的改組，也只有強化國民內閣的陣容，更使國民內閣貫徹其內政外交的主張。

這些國民內閣局部的變動：（1）海軍大臣孟塞爾與航空大臣李斯特均未參加競選，而由英皇晉陞勳爵，暫時仍留於內閣。（2）掌璽大臣倫敦德里（Lord Londonderry）告退，由陸相哈立法克司調任，而以財政次長古柏（Alfred Duff Cooper）升任陸相，並另派保守黨議員馬利遜（William Shepherd Morrison）為財政。（3）因為南

愛自由邦對於自治領大臣湯姆士（J. H. Thomas）印像不好，而海外各自治領對於殖民大臣馬爾康麥唐納反較歡迎，於是小麥唐納便與湯姆士對調。（4）至於麥唐納也仍留在內閣長樞密大臣，首相鮑爾溫為尊重英國憲法的習慣計，擬於最短期間內，擇較可靠的選舉區，使他們仍能取得下院議員的資格，以議員資格出任閣員，纔不致與英國憲法精神相違背。

至於論及今後國民內閣的動向，不得不首先檢視四五年來國民內閣的政績如何？英國的經濟情況似乎已漸趨好轉了，各種工業生產也漸呈活躍的景氣，一九三四年的工業指數，已與一九二九年恐慌未發生前的水準相差無幾，到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甚至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以上，失業工人已由三百萬減至二百萬，工資也恢復到一九三一年未減之時。在世界各國都苦於赤字財政恐慌之時，而英國國民政府不但填平了大量的赤字，而且還有大量的盈餘，的確這些都是值得國民內閣誇耀的，也無怪乎保守黨對選民要驕傲地說，經濟的不景氣在他們幾年的慘淡經營下消散了。但是推究造成英國經濟景氣的主要原因，還是在經濟國家主義施行的結果，對付外國的競爭者採用保護政策，使他們的廉價商品不能輸到英國市場上來傾銷，並自渥太瓦（Ottawa）帝國會議舉行後，與殖民地自治領組織而成一自給自足的大英帝國的經濟集團（Block），又採取金鎊貶價政策，以增加利潤的獲得，於是國內工業區立即呈出回復之象，不過英國經濟的景氣，是否

能維持得下去，卻成了絕大的問題。財政大臣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也會在議會裏說過，『英國經濟情況的好轉，是由於國內市場的開拓，而國外貿易，如果依舊沒有恢復的希望，那末所謂英國財政的景氣，依然難於樂觀的。』這句話道破了英國經濟表面繁榮中，依舊包藏着莫大的危機。英國經濟繁榮的基礎，是建築在海外市場上的。而英國的海外市場日漸萎縮，殖民地已經工業化，集團經濟已失去其功能，同時其他各國都高築起關稅的壘壁，使英貨無法輸入，更有戰後新興的美日，足為英國的勁敵，尤其是日本，蘭開夏的紡織工業無論如何不能與日本的大坂相競爭。所以英國經濟的繁榮是表面的，一

時的。至於失業工人，雖已減少到二百萬，這二百萬將如何處理？還是一嚴重的問題。其他尚有一百五十萬的工人是靠政府救濟生活的，當此國民內閣增加軍費一千四百萬鎊，更可為反對黨抨擊的口舌。次之關於貧民窟的清除問題，政府黨報告至一九三五年底為止，已建築了平民住宅三十三萬座，認為國民內閣唯一的社會事業，其實其中僅有五分之一，纔是降低了租金給勞工居住的，工黨在小紫皮書 (The Little Mauve Book) 裏，攻擊政府非常有力。還有在蕭條的工業，依舊充滿了悲慘的陰霾。所以如果在太平無事的時候選舉總選，以內政問題為各黨競選的中心，那末無疑的，勝利要給工黨奪去了。今後的國民內閣為維持其政權起見，不得不對於內政予以嚴重的注意。如關於帝國貿易方面，自一九三一年的渥太華帝國會議以來，使英本國及各自治領內

的失業人數，大為減少，今後英政府為要繼續促進帝國內貿易的發展，對外貿易方面，如海外市場能夠開拓，英國經濟的復興纔能樂觀，國內失業人數也可因此而減少，而欲開拓海外的市場，必須與他國談判，締結互惠商約，以減低關稅障壁，始克有效。關於失業問題，則一面發展新的企業，使失業的工人得業，另一方面對於無法得業的工人，予以補助金，以緩和失業問題的日趨嚴重，其他尚有社會政策，工業政策，漁業政策，教育政策，次等實行，以期下屆總選時，不致內政問題仍為反對黨攻擊政府黨的藉口。

最後關於外交政策問題，誰也不能否認西門外相時代英國外交的失敗。在歐洲軍縮會議流產，使德國退出日內瓦，同時又給德國重整軍備的藉口，而使歐洲的政局陷於杌不安的境地；在遠東則英國的經濟勢力又將為日本所排斥，原來在一九三一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國的時候，美國頗有聯合英國共同制裁日本侵略行為的表示，而西門一味敷衍，態度模稜兩可，因此英美的步調異趨，助長了日本在遠東的橫行，企圖進一步摒斥英美在遠東中國的勢力，而實行她所憧憬的東亞門羅主義。準備競選時工黨新任領袖阿脫利在議會中指摘國民內閣過去外交的失敗，說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國民內閣應負其責，蓋軍縮失敗，一九三一年對日妥協二事，實為引起墨氏的侵略野心的主因，甚至有人當面指着西門說，他是意阿戰爭的禍首罪魁。但自一九三五年六月國民內閣改組後，由保守黨黨魁鮑爾溫親

自出馬爲國民內閣的首相，同時又將庸弱無能的西門外相調任爲內務大臣，而代以精明能幹的霍爾（Sir Samuel Hoare），並以不管部閣員艾登爲國聯事務大臣，散助霍爾外相辦理外交，國民內閣的面目爲之一新，西門式的外交當已在被棄之列，而此次總選政府黨又獲得勝利，霍爾更可放手一幹。一方面力謀國防的鞏固，擴充英國的海空軍，以補英帝國國防的缺陷，而便於履行對於國聯應盡之義務。如果國際共同贊成軍縮，英國不後於人。在他方面以擁護國聯爲英政府外交政策的基調，對意主張施行經濟制裁，不過英國決不單獨行動，以致造成英意的爭霸戰。如果在國聯機構下謀得和平解決，更爲英政府所切望，不過必爲國聯意阿三方面能夠接受。至於對遠東的政策，則要等到歐洲安定之後，纔能顧及英國在遠東日見削弱的經濟勢力。

四 內閣改組後的波瀾及其前途

國民內閣改組後的外交政策，既如上述，但是由於遠東形勢的惡化，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益形顯著，華北自治的聲浪傳遍全世，霍爾看到英國在遠東勢力的日見衰微，日本利用國際環境對華加緊侵略，便希望意阿戰爭能和平解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便與法總理兼外長的賴伐爾，擬定一調解意阿戰爭的和平方案，以阿比西尼亞爲犧牲品，稍滿足意相墨索里尼侵略的野心，而謀得他們之間的和平妥協，歐洲的風雲暫時消散，便可注意到遠東問題，使日本不致在遠東橫行無忌，殊不知這個英法和平方案發表後，便引起各方面的反響，尤其是英

國內部，輿論多表示不滿，反對黨更乘機進行推翻國民內閣的工作，謂國民內閣不履行總選時對選民所宣布的外交政策，幾乎發生政潮，到了十二月十八日，霍爾爲保全鮑爾溫內閣起見，乃突然辭去外相的職位。十九日英國議會下院開會，工黨領袖阿脫利動議提出對政府的彈劾案，引起鮑爾溫、霍爾、張伯倫、戴爾頓等與反對黨激烈的辯論，結果政府勝利，打消了工黨提出的彈劾案，但不得不說是英國總選後新政府成立以來第一個政治上的大波瀾。

一九三五年六月國民內閣局部改組的時候，鮑爾溫氏調任印度大臣，霍爾爲外交大臣的原意，在霍爾對於遠東形勢的深悉，希望他就任外相後對於遠東形勢有所作爲。我們知道霍爾的履歷，曾任印度大臣與航空大臣，經驗閱歷既極豐富，處理事務又極精明能幹，雖不能說是英國當代最偉大的外交家，但高出於西門之上，是毫無疑問的。可是當霍爾就職後，歐洲風雲日急，有德國重整軍備，使凡爾賽體系下的國家都感到侷促不安。素以光榮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爲其外交基調的英國，一直深信海軍已足以防禦英倫三島的安全，而對於空軍向不注意，待西門往訪柏林之後，發覺德國的空軍力已凌駕於英國之上，是故英國不得不設法擴張空軍。霍爾更深知英國國防的缺陷，乃與德國訂立英德海軍協定，使德國的海軍力受一〇〇與三五的比率的束縛，在海軍方面可免去英德的競爭，而英國便可安心埋頭於空軍的

擴張，殊不知英德海軍協定引起法的懷疑，使法意的結合格外堅固，形成英意在東非的衝突，法國徘徊於英意之間，問題日趨嚴重，而外獲得解決使歐洲陷於戰爭的恐怖中。霍爾外相對於遠東也深知道英國勢力的日見式微，但是非待到歐洲平安無事之後，頗難調整遠東的形勢，雖派遣了英政府的財政顧問李滋羅斯（Federick Leith-Ross）東來，企圖調整中英與日英的關係，但是歐洲問題愈趨嚴重，日本更乘機加緊侵略，反對英美勢力的再興，使霍爾希望意阿衝突和平解決的心理益切。

到了最近，國聯爲作進一步的制裁意大利起見，議決實行禁油，墨氏聞訊，便作外強中乾的威脅，視禁油爲敵對行爲，霍爾爲避免英意真的發生衝突，便與賴伐爾商議和平方案，以爲稍稍犧牲阿國的權利，滿足墨氏侵略的野心，意阿戰爭便可和平解決，隨着歐洲的安定，英國便有餘暇顧到遠東的中日問題，不致英國的利益完全爲日本所獨斷。殊不知他的苦衷，不僅不爲一般人士所諒解，反而引起全國輿論的攻擊，

反對黨作推翻內閣的運動。因此霍爾只有代人受過辭職下野了。

無疑的，國民內閣經過這次波瀾之後，更要表示一點對於擁護國聯的決心，對於制裁意大利強硬的態度，以挽回英國人民對於國民內閣的同情。繼霍爾而任外相的，必是保守黨最富於聲望，而且堅決主張國聯政策的人物，衆料必在張伯倫兄弟與艾登三人之中擇一人繼任，結果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艾登繼任爲外相了。在未決定之前艾登就發表施行禁油的談話，決定發表後，羅馬表示不快印象。今後的歐洲政局，英意的對立，受了這次政治波瀾，更處於極端微妙的關鍵上。這個關鍵是決定歐洲和戰的關鍵。總選揭曉後斯諾登（Snowden）曾說過保守黨的勝利無異對歐洲和平投一巨彈，經過這次波瀾後的國民內閣益信斯氏的預言不謬了。

國民內閣是藉着國際危機維持其生命的現在更一步步地走向戰爭，果真戰爭一旦爆發，英國人民是不願再見戰爭的，到那時英國將如何確成了國民內閣當前的難關。

